

那年，中国作协派我参加希腊萨洛尼卡国际图书节，我提前一天先到了雅典。上午，穿过市区，去拜谒雅典卫城。走进入口，迎面第一个建筑群是山门：一座高近二十米的大理石建筑，中间是宽大的门廊，两边是柱廊。坚固的防护墙拱卫着陡峭山冈上的城市，仅有一条通道盘旋而上。

踏上粗粝的岩石台阶，我依然不敢相信，我已走近了一个曾经的人间天国，走近了那么遥远的“梦中的橄榄树”，拾级而上的脚步小心翼翼，唯恐惊扰了沉睡千年的众神：两千六百多年前，这里站满了神殿神祇，高扬着希腊黄金时代的意气。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著书立说；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在这里上演天才的悲剧和喜剧；伯里克利在这里发表卓有远见的滔滔宏论；而菲迪亚斯、伊克蒂诺斯和卡利克拉特则在这里充分施展巧夺天工之才艺，留下无与伦比的传世之作。

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卫城，是建筑适应自然环境的最高表现。这些巨大的建筑结构完美平衡，形成壮丽而独特的景观。如果把卫城看作一个整体，那山冈就是天然的基座，建筑群的结构与这基座自然的高低起伏相协调，构成完整的统一体，完美体现出希腊的民族精神和审美理想。希腊古典艺术最伟大的四大杰作——帕特农神庙、通廊、厄瑞克修姆庙和雅典娜胜利神庙，诠释了古希腊繁盛的文明、神话和宗教，是世界遗产

情感说服力

陈世旭

理念的象征。作为古希腊建筑的代表作，卫城达到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庙宇、柱式和雕刻的最高水平。

帕特农神庙位于卫城最高点，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出现在基督教产生以前四百多年，比巴黎圣母院早了一千五百年。神殿屋盖无存，墙根坍塌着墙石残柱。仅剩的几根大理石柱傲然而立。曾经坐落其中的雅典娜神像，是古希腊雕刻艺术“黄金时代”的代表作。而今，神像原作已不存在，但是，后世无数大理石和青铜的雅典娜塑像都是它的仿作。神庙北面柱廊幸存着较为完整的六尊两米多高的女雕像，体态丰满，仪表端庄，头顶大理石花边屋檐和天花板，无言地注视着几千年的沧海横流。

岁月的摧残，战争的破坏，宗教的亵渎，文化的掠夺，都无法削弱雅典卫城的魅力。即便是残破的废墟，也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仿佛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和不朽，向世人展示着它的庄严气魄和永恒价值。残损带来的不是凄凉，反倒是荡气回肠。整个卫城最吸引人也最震撼人的正是这一份历经苦难战乱洗礼却留存下来的静若止水的淡定。所有的断石残垣，抚之粗糙坚硬，叩之锵然有

声，无言无语，却有精灵的舞蹈。

物质的雅典卫城已成废墟，精神的雅典卫城永远金碧辉煌。

雅典的城名来自希腊神话，是宙斯主持奥林匹克众神投票裁决的结果。波塞冬让骏马跃出海面；雅典娜让地上长出橄榄树。骏马象征战争，橄榄树象征和平和丰收。雅典娜以多数票胜出。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城市，并将橄榄树栽满雅典各处。

古希腊是欧洲人的精神故乡，同时是人类史永远的神话。在这里诞生的《荷马史诗》、哲学、政治、奥林匹克……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雅典卫城是“历史与艺术最璀璨的源泉”（福楼拜），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标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每年有数百万旅行者来这里寻找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

在世界历史上，唯有古希腊人把自己的时代称为英雄主义时代。其英雄主义崇尚的不是仇恨和争斗，而是智慧、友情和浪漫的人性之美。正因此，古希腊文明有一种伟大的情感说服力。这种说服力，不是对头脑的植入，而是一种崇高、诗性、温和但强大的理性力量与灵魂的交融，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人们对它与其说是接受，莫如说是需要。

悬崖下浩瀚的爱琴海一片蔚蓝。日光从云中射下，卫城笼罩在神秘安详中。微风吹过廊柱，像手指拨动竖琴，与朝觐者亲切对话。

我记得，夏天一入伏，树林里就“伏凉儿——伏凉儿”地闹起来。这是一种蝉的叫声。我们都管这种蝉叫“伏凉儿”，这是因为它叫得好听，所以就用拟声代替了它的名字。

它的声音的确好听，幽细绵长，缕缕如丝，一叫就是一整天。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每天早晨，我一睁眼，耳朵里就灌满了这“伏凉儿——伏凉儿”的叫声；它一叫，别的声音都被压住了。当初，我就凭着这叫声，想当然地以为这种蝉的个头儿一定会很大。后来，有人捉住了它，我才看清楚了，它的个头儿其实很小。这么小的蝉，叫声这么大，传得这么远，还没时没响地叫，我就很佩服这种蝉，认定它必有特异的器官和功能。

我曾经多次想捉住它，但很难。我曾经把蜘蛛网丝缠绕在竹竿头上捉它，用面筋粘它，后来还用烧烤熔化的废轮胎试着粘它，都没成功。这个头小、叫声大的伏凉儿，十分警觉，只要你把竹竿伸进树的枝叶间，它立刻就“吱”的一声飞走了。

后来我断了对捉住它的念头。我觉得伏凉儿只凭借它的叫声就可以成为一种夏天的象征，象征着夏天的炎热，也象征着夏天的树荫；象征着夏天的宁静，也象征着夏天的喧闹；象征着夏天的焦躁，也象征着夏天的平和。

总之，伏凉儿独特的叫声，在这个林叶葱茏、花草繁茂的季节，给了我一种独特的享受：一种天籁般的无法复制的韵律。

我想，只要在夏天能听到这“伏凉儿——伏凉儿”的歌唱，能不能捉住它都已无所谓了，特别是当我渐渐告别了童年，对于昆虫的赏玩，已不再是捉到手里，嬉戏把玩了。也许这才是一种更真切的赏玩，保持距离地欣赏它的歌唱。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有一只伏凉儿，不知怎地钻进了我家的纱窗，正趴在那儿“伏凉儿，伏凉儿”地叫。我毫不迟疑，手到擒来，就把它收养进小竹笼子里了。我把它高挂于阳台上，喂它菜叶。我不知道它喜阳还是喜阴，就把它先放到向阳处，它不叫，我又把它拿进屋里，还是不叫。整整一天，它都沉默着。

窗外的伏凉儿此起彼伏，叫个不停，我请进来的这只，却矜持至极。我思忖着，它可能是因为人生地不熟，不敢大声叫。我自信，好好养它一两天，它会叫的。

我每天都精心地它饲养它，喂它菜叶，喂它萝卜，甚至是甜汁较多的柚子，但它依然不叫。到后来，我只是盼望它能吃一些东西，不至于饿死。我静静地站在笼子前面，专注地观察它，看它有无吸吮这些蔬菜或水果汁液的动作。我站了很久，都不见它动一动。那天，我暗自许下承诺，如果今天不叫，我会在天黑之前，把它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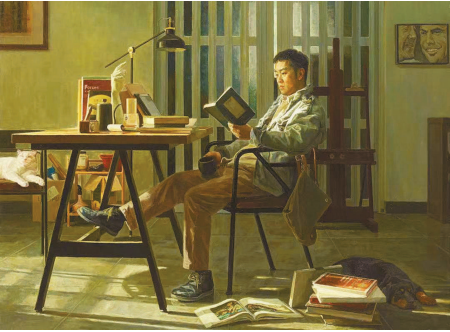
那天，中午过后，我一面谛听它有无叫声，一面观望天气的变化。渐渐地，太阳照旧西沉，伏凉儿依然沉默。我信守诺言，推开窗子，放走了那只伏凉儿，目送着它飞向最近的那棵苦楝树。

我有些失落，它一声没叫，我无奈地送走了它。

第二天，天刚亮，这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站在窗前，听见从树林间传来“伏凉儿——伏凉儿”的叫声，不知为什么，我认定那是我放生的那只伏凉儿的叫声……

编译短小的科普文章，这样可以挣点小稿费，也是靠能力挣钱。父亲还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说要向他推荐两位老师。只是晓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说的“两位老师”，一个是指自己的耳朵；另一个是指老妈子。关于前者，父亲对晓光说，文章写好后，先念给自己的耳朵听，“不顺耳的地方就要修改，念几遍，改几遍，到耳朵都喜欢听了才罢”。至于第二位老师，不知道陶行知是不是受白居易的启发，因为据说白居易早年每写好一首诗，会先念给老婆婆听，直到老婆婆能听懂才定稿。晓光记得父亲曾写有一首诗《问老妈子》：“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

诗可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也可以呈现人的心灵世界。所谓诗言志，此之谓也。只是诗言志既可以是鸿鹄之志，也可以如



阅读者（油画）吴文彬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生于1891年，安徽歙县人。在二儿子晓光的印象中，父亲特别喜欢写打油诗。他记得小时候他们四兄弟，连同父亲和祖父的头发，都由持家勤俭的祖母，用一把剃刀为他们理发。1934年祖母离世后，父亲就曾为祖母遗下的剃

陶行知与教儿诗

陆其国

刀写了一首打油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算省下钱，换得两担油。”在晓光看来，父亲分明是借写剃刀怀念祖母。

陶行知从小喜爱诗歌，为人父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从小喜欢诗。晓光记得上学后第一年放暑假，父亲在教他们兄弟几个熟读并背诵的古诗中，就有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细细想来，教刚启蒙的孩子读这首诗，与其说是学文化，不如说是在启发和教育孩子，长大后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晓光回忆道，这首诗几十年过去他都忘不了。在他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石灰那般清白：“他一生的身体力行所表现的这首诗的教育意义，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

显然，陶行知很想让诗歌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并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影响。说起这一点，最让晓光铭记难忘的，就是父亲在对他们四兄弟从小开始的教育中，不时会用写诗的方式，教导他们如何做人，甚至包括怎么写文章。如父亲告诫他们，要从小事做起，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不仅要学会烧菜煮饭，还要学习洗衣服、衣服破了自己缝补。总之，不要做少爷、小姐。长大后，则要向自助助人，自立立人的方向去做。为此，父亲在《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段》一诗中，这样写道：“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一）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二）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三）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四）”当一个孩子度过了必须“三餐喂”这个人生最初阶段后，就开始面临教、学、做的生活现实，这是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这过程也契合陶行知强调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但在晓光看来，即使如此，父亲还是觉得

许多孩子面临的多为从“全然依赖”突然进入“忽然自立”的人生境况，“这中间缺少明确渐进的桥梁。倘若成人突然发生变故，小孩失其所依是多么痛苦呀！”所以在晓光十三岁那年，父亲就要求他自学写文章，并试着投稿；同时又让他学习英文，尝试

我的童年，一半在天上——放风筝、打鸟，一半在地上——抓鱼、摸河蚌、捉泥鳅……

每当凉爽的风吹到脸上时，常常情不自禁，突然就有了崭新的感觉，是的，一直以动物为不沉默的，似乎一刹那明白动植物也并不是沉默的，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它们日夜地诉说着，讲给周遭的动植物听，讲给天空听，讲给阳光、月光听，讲给风霜雪雨听……它们从来不曾停息过。

再回首，一切皆面目全非，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回味。

蝉的魔性

蝉蛹在靠近大树的地下，要生长好多年，它靠吸食树根汁液过日子，光在地下就要蜕四次皮，钻出地面后，还要蜕一次皮，然后才能变成会飞会叫的知了。它拼命地歌唱，就在于要表达生命的可贵，更要传递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它的歌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首首心曲。

编者按：我们追求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不仅仅关乎物质需求，更着眼于获得公平正义、社会尊重、实现自身价值和全面发展等高层次的需要。今起请看一组《品质生活》。

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每年都有一次，而且每每让我感动，让我精神倍增。

这二十多人都是我的病友，我们都不幸罹患了胃癌，每年一次的聚会是为了给其中挨过五年的病友庆祝“重生”。

聚会总是那么热闹，发自内心的欢乐在空气中久久散播。没有一个人不是盛装出席，没有一个人不带来自己的“作品”，有歌舞，有朗诵，有绘画，有摄影，有书法，有编织，有插花，有自己做的卤味，有自家制作的挂耳咖啡，我则奉上新出的书——我们都以此证明在艰难日子里选择了更有尊严、更为美好的品质生活。

一旦患了癌症，在痛苦的治疗中谁也不会再有心思去多想什么，保有乃至提高生活品质太过奢侈，本来就因病脱了形，所以蓬头垢面、穿戴邋遢便是常态，并不觉着羞耻。就在这次的聚会上，一位病友提起我当年的模样：“你第一次来癌症康复俱乐部时，身上穿了一件皱巴巴的外套，手里拎了一只皱巴巴的纸袋子，佝着腰背，活像六七十岁的糟老头子。”我承认，那时才过五十岁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对生活没了感觉，只有生存之念，而生活和生存并不是一回事，生活是有讲究，有品位，有追求的，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意味着偷生。

在我摆烂、拉倒之时，我遇到了这样一群病友，他们都是“过来人”，循循善诱地劝导我非但要继续好好地生活，还要更上一层楼，正因为生了这么一场大病，就要更加珍惜生活，热爱生活，要努力地比之前生活得更好、更有品位。在他们的带动下，我重新开始建设我的品质生活。本来我连屋子都不愿意出，现在我四处旅行，而且越走越远；本来我已放弃写作，现在我又拿起笔来；本来我听什

重生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简平

十日谈

品质生活

责编：殷健灵

人与花朵在一起，一颗心逐渐变得虚静，似可盛下整个星空。

